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心。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大嘗冠。為未嘗適也。獨後
三季帝穿之。適為其魁偉可知也。為知非宗廟之靈。特生降之以匡復
國家之衰運也。我而帝十歲為皇太弟。三十五即位。在位五年而崩。存原
賴通。嘆以為我邦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永和。運喜。則非篤論也。
史稱帝劉健。嚴明。是固然。不知其劉明之卒。在於城正也。夫苟不
誠。不三乎。則所掇劉者。有息。而明者。有敬。為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位
欲之。一振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五年。其切
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室。屬蓋不
以天位為樂。而以億兆為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帶侯。勤勞机務。不敢

搭

逆豫而行之。以史劉。與明。以令天下。蚤存原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
畏憚。自戢。俯就。我取者。由此道。故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
愛憎為取舍。不敢私便於己。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豈非歷世帝王
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端。帝之改。皆出於
天下之公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
莊園。置記錄所。親西敷。其是非。比自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
哉。是天下之公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治其君治方鎮之道。曰。此置
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存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死
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蓋存原氏之幸。我邦之不幸。其宜我邦之

久
不幸。即存存氏之不幸也。彼与宗社同休戚者。而自其父祖不肯恤
国家。而营己之私。至是乃知其非尔。虽然存存氏之营私也。亦由历世
帝王之自徇其私。唯帝也无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刳健
唯以其刳健。以清其私。故听政愈深。而纪纲愈乱。遂釀成保元之祸。
白河之久。与后三条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后醍醐帝出。其
别与明。可^以遂^以续^以延^以久之^以遗^以绪^以。而^以後^以急^以於^以其^以私^以。而^以不^以能^以反^以天^以下^以之^以心^以。
挽天下之乱。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何不以後三条之心为心欤。

三白河

後三条長子 在位十九年
壽七十七 禪位後四十三年前

又曰。有衡而後。而得宇多。二曆而後。而得後三条。如陰霾之中。乍覩天

日之漏射。魑魅罔兩。畏避竄匿。已而得醍醐。烏如晴日。而帶薄霧。明
得白河。則驕陽炎赫。如快如焚。而黎民靡孑遺也。夫相家之專擅。淫
乱朝廷。極矣。然其政令。犹依倣先古之格。恤民之典。求言之詔。虽或
属文具。而犹存其名。知其为懿美也。至於白河。併其名不举也。而真
造之费。空竭府藏。其所以为功德。三千佛像。四十万塔婆。皆塗民之
膏血耳。往時相家之侈靡。凋瘵公私。其母被天下。然民犹曰。是其相
所为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自己出。则被天下者。皆其
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收天下之怨
也。是犹人抱積痼者。当其有疾。蹙額抱心。以涉日。虽欲恣飲。噉不

後三年
遺詔
升二子
白河儲
武以次
及輔仁
及實仁
早世
河背之
立堀河
輔仁有
後三年
才三子
白河

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繼酒。宿疾乘之。變成另疔。吐泻狼藉。而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当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如此也。宇多欲禪位而已。看護之後。三条之志亦如此。皆為天下憲。尔白河則欲繼己之欲。北背父之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一崩又立五載之鳥羽。犹可也。鳥羽終弱冠而又奪之。以与五載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做之。奪以与三載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載之天子。与五載之上皇。乱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尔。天子而何苦為此乎。当相家權盛。聽其所廢立。而

不得自恣。而後天下益不服。大乱塗地。夫宗廟之所托。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为之。是之謂以天位為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比自見自取也。

七四堀河 白河升二子 在位二十五年 堀河長子 在位十七年 禪位後 壽三十三 崩 壽五十四

七六崇德 鳥羽長子 在位十九年 禪後二十三年 崩于瀧岐 壽四十二

又曰。所貴於士者。以史知時也。時有勢。為有机。為勢所推移。机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独知之。一明。故决之。里彼之所驚。我以為当然。

西行妻亦为尼

如存存西行憲清不西行然乎。当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耻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无一存者。而天下武健悍驚者。隱然成党於下。竊笑朝廷。以為不足畏。朝廷方計救國。省之。而易置上重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机將矣矣。而上下宴然。处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举家宴集。灌漑及隣。周未救。始知之。使汨没於爭競之間。中執外澤。顛倒是非。是以机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遠北。而官不過左兵。多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為妄勢如故。官不可為。故亟願受宦使。而决然去之。其曰。婦仙。辭世者。特託此而遁。或體焉而矣耳。

世蓋駭愕。以為不近人情。不知自憲清視之。举躬之士。皆喪心者也。憲清保清三耳官之載。而存存保清三耳賴長為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清保清三耳之禍。作自是喪。乱蔑資。海宇反覆。而憲清當居川觀。超然吏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憲清博通兵曆。精射善騎。蓋備文武之才。略者使少。營求拳接而進。如存存保清三耳信西。或所不難。而不屑也。策世之乱。依附英雄。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優為。而又耻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贈之宝玩。而出門拋与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傳其无欲而已。吾則欽其有耻也。古曰。利使智昏。憲清唯有耻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存存保清三耳敦光。称文学之士。志救陳得失。言及

敬神仙。與學校。蓋三善清行之所以言於廷喜。而敦光指之。是為

何等時。而為坎迂拘之說。而不耻邪。如莽原為業。兄弟。辟官隱

居。大鏡記。自遣。蓋亦知時之非也。紬繹前史。託空文。以自見。坎則

憲。清之徒也。伊賀守為業。字亦賴業。為德而為備。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為業著

七七 逆衛 鳥羽弟八子 在位十五年 八 後白河 崇德四母弟 在位四年 禪後三十四年 壽六十七

又曰。保元之亂。其發晚矣。當發於圓融。花山之間矣。而未發也。當發於三條。後

一條之隆矣。而未發也。何以言之。夫保元之立。雖出帝王之爭位。抑亦出於

相臣之爭權。相臣爭權。自昔而然。兼通兼家。以兄弟爭之道。兼道隆亦

迭。伊周道長。則以叔姪爭之。而見於帝王。各有所愛。欲援而擁之。以逞

己志。但彼未及用干戈。而勢已定。故曰未發也。雖然。兼通兼家。相驅

逐於朝廷。其用刃相距。既幾。源賴信。更道兼。欲為刺殺道隆。因兄

賴光言而止。使其不止。則今日之為父必朝也。伊周才隆家。桀悍有氣。

至射中上皇衣。使使助兄。攻道長。立其所欲立。亦所不憚為。但元親

信。兵士如源平者。故不能為耳。故曰保元之禍。其發晚矣。夫崇德。雖

希復位。非賴長。位更覺援之。烏能以深宮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

鳥羽之立。後白河。其由於忠通。世以忠通。以溫厚長者。非賴長凶險

之比。吾以為忠通。特其言。皆可聽耳。其亥。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為崇

德。高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

恭於美福、无他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世
近衛帝之患目欲值位於守仁忠通數為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
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目微疾也未必欲俄去其位而忠通忽欲
易其位已可疑矣及近衛崩叔姪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
亦贊成之蓋四宮踈遠无電者然以守仁之故出入美福之宮為其所
庇眷忠通亦結媚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賴長、所以失電於法皇
而走党崇德者以故昔者弘仁之變无孫原仲成則平城无賴举夏
也特補和之恒貞安和之為平據之者身身其體與相之者比而出於下勢每然也
故保元之禍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矣之者忠通賴長也

二人之相軋幸由父忠實、之懼忠通以代已執權父子且然况兄弟
乎况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徇私相亦營私、之極敗倫理之
廉耻而不顧壞其紀綱非一世也故曰其矣晚矣而矣於此尔夫欲
滑其私不得不用兵而天下之兵皆在武臣之手不得不借其力奪
一朱若臺盤亦借源為彘兵况爭國乎故彼此並借人兵以決勝
負如借人錢以為博奕務非我務也他人務也天下之遂歸於武人
奚足怪哉

七九二条 後白河長子 在位八年 壽二十三

平治之亂出於孫原信賴于賴長曰不然信賴白面狂重耳不遇希

欲遠
倒置

望大將何必舉兵劫宮。徒帝幽上皇。欲何為乎。彼虽狂駭。何欲遂身為
帝王子。且上皇乃其所受電昵者也。徒帝中。何幽上皇。然則出於原
必朝乎。曰不然。必朝之缺。望爵賞信矣。然不至蹂躪宮闈以求之。信
賴之不足。与有為寧有不知。受又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
又怨憲通。斃之於路。如教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又心所仇者。平清盛
彼虽強宗。兵不精於我。使必朝。有意舉兵。何不直攻之。而攻三季
殿乎。然則平治之變。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端為天
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為帝之舅。惟方為帝之乳母子。二人者
以為帝立。則已執政。必矣。而改在於上皇。通憲用矣。是二人之所不

憲通
例置

平也。是以視信賴之不逞於通憲。且狂躁易動。故從史使作亂。患更
无兵也。視又朝之快。教信賴結之。以清盛為通憲親姻。明又不在
草率舉兵。盖皆出二人之計。又本意在除通憲。廢上皇。然後已。擁
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独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賊乎。
信賴不足言也。又朝武人。情於朝典。恃二人以為可得志。而利去害止。
盖舉兵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已盜其功。及又得志。勸帝
為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
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虽然。二人皆巧黠多智。
不露蹤跡。故元幾召還。經宗又以外戚故。富貴終身。時无燿其矣。

者再故襄以为保元之乱出於忠通賴長而平治之乱出於鍾宗惟
方彼皆驕逸不更更者故以兵为易更程忠举之禍遂至此如
存存成親亦然譬如悍婢豎利主家财物注火其屋欲乘擾
攫取之若夫必朝清盛備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
为艾娃其至骨以隔眾一物一履所就迥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八十六条

二季亦二子在位四年
禪後八年壽十三

又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而做存原氏所为者不中独眾清盛而使艾勢
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清洋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電任
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无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思失之故倚有望之

武臣以为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劳不及源氏朝而賞則過之後元帝
之電是利高氏過新田美貞視其門望之高下鳥羽故存原通憲不
許婚必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乱必朝
无必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回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
之无望而倚己之望也意素程之美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季
帝欲已聽其改如白河鳥羽而帝与贞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
已表通憲矣尤倚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難除者已借其
力不得不聽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駸矣及帝
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另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

又借清盛之力。以为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女。男无望。清盛亦平氏而
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为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内大臣直
超拜大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擅政之地。与_之也。使清盛謹慎
有学之君子。犹不能不自恣。况武人。有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
憚。固其所也。亦犹延元之假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
夫清盛。伟也。上皇傳之。翼而騎之。欲中下不可得。况欲搏而斃之。
速其噬。攫莫足怪焉。清盛之意。則以为既与我。以存原氏之地。
存原氏之所为。无不可为也。於是納女_{建礼后}为后。立其所生_{安德}为太子。已
为外祖。專政。已之子为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卿相。莊園跨天下

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存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为女
所未为。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原氏。之息。則以为
彼之所为。我侔有不能为。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双帛相鬪。一斃一
在。者。負隅。後白河上皇。憊而不復櫻之_{建礼后}。之息。也。後鳥羽
上皇。櫻而大傷_{鎌久}。鎌久之息。也。後醍醐帝。果其自敵。殪而更養
一_{鎌久}。猛惡者。延元之息。也。也。

卷之十一 高倉

後白河第五子在位十三手
禪後一手 壽二十一

○ 賴衰曰。國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氣之振与不振。國朝之衰。又公卿
平時奔競。有变逃避。唯不知退而守。其廉。是以不能進而死。其

節也。故凡士之養氣，在平日。時國之養士之氣，亦在平日。無事時，無事之退，可以望有變之進。有變而能果於進者，及變平，則亦勇於退。其為氣一也。當賊信賴之幽，而宮也。平時決死生，以競官爵，威熾赫然，凌壓人者，奉旨崇寧，莫敢出身。當其難，左行門首孫原、光輅因會，而折信賴，使臣俯首喪氣。當時賊党布列朝廷者，噤不能出一語，足以挫狂賊之勢，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平氏之未討，而才勢決矣。吾嘗曰：平、治之亂者，光輅為首，而平、重盛次之。及夏平，天子欲大用光輅參政府，則稱病辭之。蓋視朝政之非，已志不立。當眾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意而退耳，可謂勇矣。如夫重盛

之術
非天下之所謂賢者乎。而當大將闕，自請拜之。何哉？當是時，孫原成親等銳意望補，而重盛兄弟以功臣，超擢文地，烏得不激衆怒哉？禮部父為大政大臣，禮部姪為右已為左右大將，進不知止，以速上下之憤嫉。及難作，乃誅原於父，固已晚矣。吾以為作治兼之難者，重盛為首，而成親等次之。夫重盛之於清盛，與光輅之於信賴，豈固大異。當誅之造膝之際，不當誅之稠人廣坐之中。可爭之夏未祭之時，不可爭之夏已祭之日。然已在平時，不知自退，如之何能教其父退也。豈能姑過之乎。恐親終及大禍也。欲先死於未及，是才氣不足尚也。烏能終勝桀、驀之父，噫，嗚呼！若光輅之